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還想叫鬧，那小樓中突然傳出一個女子的聲音問道：

「阿芳！是誰在那兒大叫大鬧的！」
那使女的名字大概就叫做阿芳，祇見她臉色一變，連忙道：「是一個不相干的人！」

說著連連對金蒲孤做手勢，叫他快點離開，可是小樓中已傳出一個竣厲地聲音道：「不相干的人會闖到這裡來！阿芳！你少搗鬼，把他吊起來！」

那使女阿芳應了一聲，回頭對金蒲孤道：我早叫你離開，你偏不聽現在可怪不得我了，說著一抖手，在抽中取出一根絲繩道：「你乖乖地把手伸出來，讓我吊在樹上，等季姑出來了，也許不為難你，就會把你放了！」

金蒲孤怒道：「胡說！我不找麻煩就算好了！」

那使女阿芳臉色一變道：「你還要強項，可真是自己找死了，連主人到這裡也不敢大聲說話……」

說著絲繩一抖，繩頭那個圓圈就直向金蒲孤頭上套來，勢子又快又急，金蒲孤還不及有所動作，已經被套個正著，剛好束住雙臂，那阿芳冷笑一聲道：「別看你能殺死九大金剛，他們連門都不敢跨進一步金蒲孤用力擴張兩臂，想從繩套中脫出來，誰知那絲繩異常堅韌，他越是用，繩索也收得

越緊！

阿芳用手輕輕一拉，金蒲孤身不由主地倒了下來，然後才笑道：「你還是老實一點，這捆仙索越掙越緊，你更要掙扎可是自討苦吃！」

說著走過來，想將他四肢捆住，以便懸吊在樹枝上，誰知她的手才觸及金蒲孤的身子，金蒲孤已一個挺身跳了起來，身上的繩套也割斷了，原來他被套住的時候，修羅刀是平貼在身上的，所以無法用力！

阿芳將他拖倒下來時候，繩索仍在她的控制中，等她與金蒲孤縮短了距離，絲索剩餘出來，有了伸縮的餘地，金蒲孤利用這瞬息的機會，將繩套撐大了一點，反過刀鋒，修羅刀的利刃迎著繩套，立刻迎刃而斷！

阿芳見金蒲孤竟然能割斷繩套，倒是怔了一怔，連忙一欺身形，探指向他的胸前點去，金蒲孤一揮修羅刀叫道：「走開！因為你是個女子，我才不願意傷你……」阿芳的手法極速，堪堪已將點中，忽覺寒芒泛肌，連忙縮手退後，指尖已被刀刃削破了一小塊皮肉！

金蒲孤又攔開短刀叫道：「我不跟你們一般見識，快說駱仲和在那裡？」

阿芳望著自己的傷指發怔，另外三四使女卻神色大變。每個人都放下手中的工具，抖出袖中的絲索，將金蒲孤包圍了起來，金

蒲孤大叫道：「你們當真不。怕死？」另一個使女冷冷地道：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到此地來撒野，還不乖乖地放下凶器束手自縛！」

金蒲孤冷笑一聲道：「駱仲和真夠不要臉的，自己躲著不敢出頭，卻叫你們女子出來送死……」

那四名使女都激怒了，同聲發出清叱，四根絲索帶著一片白光向他頭上罩下來，金蒲孤這次已有了準備，不等繩索體，即已舞動修羅刀，但聞颯颯風響銳利的刀鋒將那些白光創成截截的斷索！

阿芳見狀驚叫道：「季姑，這個人手裡有一把短刀，把我們的捆仙索都割斷了！」小樓中傳出一聲怒叱道：「沒有用的蠢才，滾開！」

那些使女連忙退後，遂見小樓的窗子裡射出一道灰影，急疾如風，直向金蒲孤撲來，金蒲孤祇看見那是一個來模糊的人影，因為速度太快了，連來人是什麼樣子都無法看清，心中微吃一驚，連忙退了幾步。可是那條人影並不放鬆，仍是追撲過來，金蒲孤沒有辦法，為了自衛計，顧不得放心誤傷人命了！

修羅刀一擺，封准那人影劈去，刀光才露，手腕募地一緊，好像被無數細針刺了一下，又麻又痛。可是他仍咬著牙將修羅刀握得更緊，以免為人所奪去，這時對方的身形也定了下來，卻是一個全身道裝的女子，年紀最多不會超過三十，容貌清麗而冷漠！她的頭髮很長，長得足可垂到地上，可是她並沒有把那長長的頭髮梳好，一半被散在身後，另一半卻握在她手中，發尖緊握在金蒲孤的手腕上，使他感到又痛又麻的就是這半股長發！（一六五）

這些事在進行時，我和姐姐都沒有刻意安排過，如果當時我拿起另一份齋飯，或是我站到姐姐的左邊，那麼被毒殺的人就是英泉先生了。

難道兇手祇要殺死洪禪先生或英泉先生其中一個就可以了嗎？天底下哪有這種奇怪的殺人方式。

這一切都無法解釋，所有事情都亂成一團。然而，這個事件的兇手絕對不是笨蛋，也不是腦筋不清楚的人，甚至可以看出他殺人的手法十分細緻。可能是因為此刻我們不知道兇手的計劃，所以我們才看不出破綻。換言之，到目前為止的三個殺人事件、祇是兇手設計的殺人計劃上的三個點而已，要等兇手將整個計劃執行完全，我們才有辦法知道他殺人的目的何在。

話題又轉回現場，當天晚上，金田一耕助提出一個建議，要在犯罪現場進行奇妙的實驗，因此要求我們坐回本來的位子。幸好新居醫生有注意到，除了將屍體移開進行解剖外，其他的東西都沒有動，食物仍然在原來的地方，於是我們分別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。

「對不起，請仔細看一下是否有什麼地方不對勁，各位面前的食物是否確實就是當時吃的那份？請仔細檢查一下。」

每個人都將自己面前的食物仔細檢查一番，看看盤碗內的食物有沒有減少，情況大致正常。

而後金田一耕助開始檢查每一個人面前的醋沾料，并在筆記本上記著一些資料。

我知道了！
金田一耕助是在調查誰吃了醋沾料，誰沒有吃醋沾料。我會這麼想，是根據下列的理由推斷來的。

當天的晚餐有齋飯和一般餐，所以兇手不用擔心自己會吃到有毒的食物，但也可能會有相當的危險存在。因為將餐食排放在餐盤上是最後才進行的，此時盤子有可能會被調換，也有可能用筷子將某些菜從一個盤子夾到另一個盤子上。

兇手下毒後，若有人將下毒的食物和其他的掉換，或是從當中央取食物放在其他的盤內……，那麼兇手自己也有可能吃到有毒的食物，因此他絕對不會去動那份醋沾料。

我在很久以後才聽到金田一耕助告訴我調查的結果，當時沒有動醋沾料的人祇有我一個。英泉的神秘之旅，我已經很累了，累得連思考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
算了，想那麼多幹什麼！

人類所能承受的緊張和興奮是很有限的。那些刺激超過極限時，整個人就會陷入迷迷糊糊的狀態，而我現在就是處於那種狀態中。

洪禪先生的屍體被移到其他的房間解剖，警川警官也趁便發電報給縣警察總局的醫師N市博士，請他來協助解剖。

在處理完這個手續後，當天一直到很晚的時候，我們還在接受各種嚴格的調查，前面兩次謀殺事件因為不知道下毒者在那裡，或是利用什麼機會下毒，無法詳細調查，而這次則很清楚，下毒者就在屋內，下毒的場所就在混雜的廚房內。

換句話說，殺死外公、哥哥以及洪禪先生的人，就在我身邊。想到這裡，我不禁毛骨悚然，一整天心驚膽顫，什麼事都無法做。

在這次調查中受到最嚴格詢問的人，就是我。（五十二）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方奶娘不好便開口說，就提起他心上的苦來，直待茶罷，方才從從容容說道：「我家官人和張家、顧家兩位官人，不知姑老爺遭此風波，有事來遲，特著老身前來問候三位小姐，兼問姑老爺、姑奶奶臨行可有甚話，留在小姐口中，吩咐老身問個明白，以便替姑老爺作個計較。」柔玉小姐聞言，不覺哽哽咽咽，說道：「我家老爺，不幸生我姊妹三人，致有此大禍，臨行時止說道：他無子侄可托，你家官人們來時，若念親情，肯同到京中一會，好歹共作個商量；倘不肯去時，請各自回家，靜聽消息，別無甚話。」

你回去可對你官人們說，我老爺當初將我姊妹許他三人，雖為免禍，實是憐才，萬一不能替我老爺出力，異日有個山高水低，我姊妹三人，那時惟有一死，以報親恩，你官人們年少才高，將來前程遠大，佳配甚多，料不似我姊妹們這般薄命。」柔玉小姐說到其間，將衫袖搥著臉兒，嗚嗚痛哭，韓香也哭將起來。

連那方奶娘也著實淒慘，讓柔玉小姐哭罷，欲將蔣青巖叫他致意的一節話與柔玉小姐說，又礙著韓香在前，欲說又止。柔玉小姐會意，低低說道：「這韓姐是我心腹之人，有話但說無妨。」方奶娘方才說出。

小姐聽罷，長歎一聲，道：「你可回去替我悄悄拜上你官人，道你官人比張官人和顧官人不同，須要盡心竭力，才是豪傑。」說罷，向妝盒中取出金釧一雙，明珠一顆，將一方汗巾兒包了，悄悄付與方奶娘，說道：「內有金釧明珠二事，煩你送與你官人，叫他將此二物變些路費，急急進京，至廬，至囑。」方奶娘接了，暗暗收入身邊，再去見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，那二位小姐的言語，也與柔玉小姐的一樣。

此時天色已晚，方奶娘起身告辭，韓香及眾家人媳婦都道：「天氣晚了，山路多虎，明日回去吧。」方奶娘不得已，祇得住下。這夜柔玉小姐在枕上，聽得秋風鐵馬之聲，愈增悲苦，因口占一詞道：風波惡，秋聲碎碎秋雲薄。秋雲薄，雙親去後，寸腸如割。佳期不遂今時約，梧桐鐵馬魂蕭索。魂蕭索，孤燈雙淚，把人耽擱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次日，方奶娘絕早回來，將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一齊來問消息，方奶娘將柔玉小姐的話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三位小姐，都是一般說話。」蔣青巖等三人聽得，都十分感歎道：「三位小姐不但才色過人，且知孝道，可敬，可敬！」（四十）

招魂

倪匡

溫寶裕陡然起來，雙手揮舞：「這是什麼樣的一種情形，同組記憶，實在是什麼也沒有，看不見摸不著，實在是什麼也沒有！」

我的心意和小寶也相去不遠，祇覺得事情透著極度的怪異，但我當然不同意他所說的「什麼也沒有」。我拍著他的肩頭，令他的雙手停止揮舞：「不是什麼也沒有，而是實在有的。物質才使你能看得見，摸得著，記憶，一組產生自人腦活動的記憶，祇不過是一種……電波，一種能量，看不見摸不著，可是存在！」

溫寶裕的情緒仍然十分狂亂，他張大口，喘著氣，呈現了因為心情緊張而缺氧的症狀。白素微笑著：「小寶，你怎麼把偉大的『衛斯理鬼魂論』忘記了？」

溫寶裕一聽，「啊」地一聲，頗有如夢初醒的感覺，緊張的神情，也緩和了下來。

我對於鬼魂，有一套自創的解釋法，熟朋友，連白素在內，稱之為「衛斯理鬼魂論」。

我的假設（在不能有隨時可以舉出證例之前），任何有關鬼魂的理論，都祇能是一種能量，形成記憶，那就是人的靈魂。

人死了之後，這組不知以什麼形式存在的能量，或許就此消失，或許仍然存在，在任何空間中存在，若是一能量又和人腦發生了聯繫，人就可以看到鬼魂，摸到鬼魂，甚至和鬼魂交談……等等。

那情形，就像在我們生存的空間之中，有無數無線電波存在著一樣。你有一架收音機，和傳送聲音的無線電波發生聯繫，就可以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；有一架電視接收機，和傳送影像的無線電波發生聯繫，就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影像。聽收音機和看電視，是每個人每天都在做的事，絕沒有人覺得有什麼稀奇。

所以，有時，腦部活動，恰好和那種有太多未知成分的能量接觸，而看到了什麼，感到了什麼，就算見到的一個早已死去的人，也大可不必不驚小怪，因為無數這樣的能量（鬼魂）本來就一直在我們的身邊，祇不過沒和我們腦部發生聯繫之時，就感不到它們的存在而已。以上，便是「衛斯理鬼魂論」的最簡單假設，我在若干次和靈魂有關的故事記述之中，都會把這個說法提出來過，也得到很多人的認同。

溫寶裕對這個理論，自然十分熟悉，剛才祇不過是由於我們的分析，一步逼一步，所達成的結論實在太駭人，所以他才有點失控而已。

白素一提醒，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又活潑了起來：「嗯，也不算太怪，鬼魂論如果可以成立，那麼，自然也可以把它們收集起來，然後，又把本來就由腦部活動產生的能力，再回到腦中去！」良辰美景的手互握著，眼瞪得老大：「那樣做……不是……如果收集工作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……那豈不是等於每一個古人，都可以……復活了？」（九十）



下班後，她撿了個炒飯回到頂樓公寓。看樣子王光陽還沒回來，如果他回來的話，早就窩在客廳看電視了。

換上班的衣服，改穿上輕便的短T恤短褲，然後來到陽台。

一邊看著碧潭的美景，一邊打算吃掉今天的晚餐。雖然茉莉花已經謝了，但空氣中還是有淡淡的香味。

飯才吃沒幾口，對講機的聲音就響了。

她走進客廳拿起牆上的話機。「喂，找哪位？」

「幼晴，是我。」

是林士峰。「這裡沒這個人！」

「幼晴，別這樣，我祇要見妳一面，否則我不會死心的。」

她狠狠掛上對講機，然後走出客廳，來到陽台的圍牆邊，整個上半身探出圍牆外，看見了那個站在公寓樓下的爛人。

她又走回客廳，走進房間，翻出自己的手機，打電話給曾瑪俐。

連爸媽都不知道她住在這裡，林士峰哪來的神通廣大？她非得查清楚不可！

「瑪俐，妳把我的住址告訴別人嗎？」

「晴晴，我才正想打電話給妳呢。有一個叫林士峰的男人，說是妳男朋友，說跟妳有一些誤會，我才會把妳公司的電話和碧潭的住址告訴他。」

「瑪俐，妳怎麼這麼笨？！我要是有男朋友，妳怎會不知道？妳隨便聽信別人的話，萬一他是壞人呢？」

「幼晴！幼晴！」樓下傳來林士峰的叫喊聲。

「不會吧？他說他會知道我的電話，是崔媽媽告訴他的。既然崔媽媽會告訴我的電話，就表示他不是壞人呀，他真的是壞人嗎？」

「那表示我媽也很笨的被他騙了。瑪俐，我會被妳害死，妳記不記得我上個工

作是怎麼丟的？」

「妳是說，他就是那個可惡的男人？」

曾瑪俐還不算笨，馬上舉一反三。

「沒錯。他什麼本事沒有，就是說謊的功力一流，他現在就在樓下鬼吼鬼叫的，光陽和學長都不在，妳快點找俞宇堂過來救我。」

「我……我馬上去！妳自己小心點，千萬別和他單獨相處，我馬上就到！」曾瑪俐也慌了，連忙要去搬救兵。

「幼晴！幼晴！別不理我！」林士峰的破鑼聲再度從樓下傳來。

可惡！他這是在為她打知名度嗎？

五分鐘後，他依舊不死心的繼續叫著她的名字；她實在忍不住，氣沖沖的跑下樓，就不信他敢對她怎麼樣！

畢業後，她一直都在台中工作，而林士峰就是她上一家公司的頂頭上司。

從事業務拓展的林士峰長得人模人樣，自認是黃金單身漢的一員。

某天，林士峰突然對她告白，希望她能做他女朋友，她委婉拒絕後，他竟開始刁難她的工作。可能是因為臉上掛不住，也可能是他男性的自尊受到嚴重打擊，更或許是他惱羞成怒。

林士峰開出的條件是，如果她願意成為他的女朋友，那他会幫她陞官加薪，還可以讓她輕輕鬆鬆工作。

她當然不願意。結果他開始放風聲，說她和他有曖昧，兩人正在進行式當中。（二十二）

痴心愛戀

黃垂垂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
三元風水

45年
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